

规律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①⑥

出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10号)
发行：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(全 73 册)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序 言

本集卫斯理故事，包括了《规律》和《多了一个》两个风格趣味全然不同的故事。

《规律》是作者本人极喜欢的一个故事，虽然充满了悲观、消极、厌世的情绪，但的确，反映出现代人的心灵空虚。

现代人的生活，表面上看来，多姿多采、变化无穷，但是实际上，却贫乏枯燥，千篇一律。这种生活，形成了心灵上的极度不满足，人和昆虫的生活之间，可以画上等号，于是，悲剧就表面化了。

《规律》故事中的想法，是作者对生命未曾有再进一步的看法之前的观点，维持了许多年。

《多了一个》则是一个喜剧故事，如果将之扩大来写，可以加许多小趣味进去，至少可以加长一倍。但作者写故事，很多情形之下，只是为了表达一个想象，一个意念，并不喜欢太“开枝散叶”，所以也很少在细节上多作与主要意念无关的铺排。这个故事，第一次接触到身体和灵魂间的关连，以后许多故事，都在这个意念上，有极多的发挥。

卫斯理

一九九〇年

规律

第一部：科学巨人之死

一封很长的电报，放在我的桌上，我已经看了三遍，仍然不禁皱眉。

电报的内容，说出来倒也很普通，如下：“卫斯理先生，我们亟盼望你能来到维城，有一件很令我们头痛的事，要请你解决。推荐你的人是田中正一博士，他说只有你可能帮助我们解决困难，如果决定前来，请通知我们，维城科学家协会谨启。”

维城离我居住的城市，隔着一个大洋，我自然知道这个城市，它以学术气氛浓厚而著名于世，其情形就像维也纳是音乐之都一样，维城可以说是现代科学之都。

至于电报中提到的那位田中正一博士，我曾见过几次，但是并不太熟，而且不甚喜欢日本人味道太浓。

这就是使我一面读电报，一面皱眉的原因！一个我不太熟的人，一个我从来也没有接触的科学家团体，忽然邀请我前去，这实在是太突然了！

我叹了一口气，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电报，我实在不想答应，虽然在这封电报之后，可能真有着一件神秘的事情在，但如果每一封同样的电报，或是同类的信件，我都要加以理会的话，那实在太应接不暇了。

我顺手拿起了一张纸，准备起草一封回电，拒绝这个科学家协会的邀请，就在这时候，白素推门走了进来，她一进来，就道：“你可知道维城科学家协会的成员，是一些

什么人？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你已经去查过了？其实，不必查，也可以知道，全是第一流的科学家！”

白素笑着：“但是你一定想不到，这个协会的成员，有百分之二十七，得过诺贝尔奖金。这样的协会，能邀请你去，实在是你的光荣！”

妻子总是以为自己的丈夫是世上最了不起的男人（也唯有这样的妻子，才是好妻子），白素也不例外，我抓住了她的手，笑道：“我想你弄错了，这些科学家，满脑子都是方程式，原子结构，和他们打交道，可以说是最乏味的事情了！”

白素道：“看来，他们有着他们不能解决的困难，所以才来求你的——”

她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：“他们全是对人类有极大贡献的人，他们有了困难，你难道不准备去帮助他们？嗯？”

白素望着我，我不禁笑了起来，白素有时候，想法是很特别的。

我道：“要是你去，我们当作旅行，去散散心！”

白素却摇头道：“我不去，和这种科学家在一起，你刚才不是说过，是很乏味的？”

我伸了一个懒腰：“好，不过，我先要和那位推荐我的田中正一，通一个电话，看看究竟是什么事情，值得去的才去。”

白素欣然道：“好，我替你接长途电话。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已拿起电话，拨着号码。我站了起来，

来预测一下，在维城的科学界人士之中，究竟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，以致非要我去解决不可！

我作了几个假设，但是想深一层，却又觉得可能性不大，这时长途电话已叫通了，白素将电话听筒递了给我，我等了一会，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，道：“田中教授就快来了，请你再等一会！”

我一面等着，一面看看桌上的钟，还好，我只等了一分钟左右，就有人来听电话了，我听到了我并不很熟悉的声音：“田中正一，哪一位？”

我和这个日本人并不是十分熟，只不过以前见过几次而已，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客套话可以对他说，我报了自己的姓名：“我收到了你们科学协会的电报，请问，需要我解决的是什么事？”

田中正一听到我的名字，呼吸就急促起来，我才一讲，他就急不可待地道：“卫先生，请你一定来我们这里，我知道，你可以解决这件事！”

我有点气恼：“我首先要知道，是什么事！”

田中正一道：“很难说，我们认为是一桩谋杀案，但是警方却不受理我们的意见，认为是自杀案，所以，我向大家推荐你去调查！”

我不禁有点啼笑皆非，提高了声音：“田中先生，你将我当作是一个私家侦探，那是一个错误。”

田中正一的声音很急促，他连声道：“不！不！记得你对我说过，对于不可理解的事，你都有兴趣，或者，你知道死者是谁？你会更有兴趣！”

老实说，我已经一点兴趣也没有了，我只是懒洋洋地问道：“谁？”

田中正一道：“康纳士博士！”

我陡地呆了一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康纳士博士的自杀，是轰动世界的大新闻，这位被誉为现代科学界最杰出的人物，死时不过五十二岁，他是自杀的，通讯社对他的死，有着极其详细的报导，这种报导，除非是身在新几内亚的吃人部落之中，不然，谁都可以读得到的！

根据报导来看，康纳士绝对是自杀的——关于他死时的情形，留到以后再详细叙述——但是，何以科学家协会认为他是被谋杀的呢？

如果这样一个人物是被谋杀的话，那么，所牵涉的一定十分广泛，也极有可能，涉及肮脏的政治斗争，因为康纳士研究的是尖端科学，他最近的研究课题，并且已取得了成功，是越洲火箭的安全降落问题，根据报导，这一项研究，如果获得完全成功，那么，人类的远程交通面目，将彻底改观——

这一来，超音速飞机，会变成废物，二十倍音速的火箭，会代替现在的飞机，美洲和亚洲之间，两小时就可以来回！

康纳士博士实在是一个太特殊的大人物！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据通讯社的报导，他是自杀的，你们掌握了什么证据？”

田中正一道：“有，但是不能说是确凿的证据，那是一

卷影片，我们希望你来看看！”

我考虑了三十秒钟：“好的，我来！”

田中正一连说了七八声“谢谢”，我已放下了电话，转过身来。

白素正睁大眼望着我，我摊了摊手：“真想不到，我竟会和这个科学界巨人的死，发生关联！”

白素的神情很紧张，刚才，是她怂恿我去的，但这样，她也知道，事情和康纳士博士的死有关，她自然也可以想到，这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，可能隐伏着难以言喻的凶机，是以她倒反而犹豫起来了！

我甚至可以知道她想说什么，所以，我不等她开口就道：“我已答应了他们，不能再改口了！”

白素低叹了一声：“答应我一件事！”

我望着她，白素道：“如果你初步调查的结果，证明事情不是你个人的力量所能解决的，那立时放手！”

我明白她所说的“不是个人力量所能解决的”是什么意思。她是指如果康纳士之死，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时，我就不该再管下去。

我点了点头：“好的，事实上，我相信通讯社煽动的报导不至于错，康纳士是自杀的，那些科学家，忽然要客串起侦探来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。”

白素笑道：“你也别看不起科学家，他们都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，他们既然有所怀疑，一定是有道理的！”

我也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但愿如此！”

远行对我来说，自然不算什么，但是这一次，当飞机

横越太平洋的时候，我心中却至少有点不自在的感觉，因为我在动身之前，又搜集了康纳士博士自杀的全部资料，详细地研究过。

我研究的结果，康纳士博士的死，可以肯定是自杀的，我并不明白这些科学家在怀疑什么。

我到达维城机场，是中午时分，当我走出机场闸口之际，我就看到田中正一，和另外三个人在一起，那三个人的年纪，都不过在三十上下。

但是在维城，就算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你也决不要小觑他，可能他已经发表过一篇以上震惊世界的论文。田中正一向我迎了上来，那三个人跟在田中正一博士的后面。

田中正一向我介绍，果然，那三个人全有了博士的衔头，一个满头金发，样子很漂亮，像是电影明星的，是原子动力学博士赖端。一个身子开始发胖，有点秃头的，是金属研究的有名人物，奥加博士，另一个瘦长个子，看来像是吉普赛人的，则是力学博士安桥加（这名字很古怪，后来证明他确是吉普赛人）。

我和他们分别握手，和他们一起步出机场，我是性急的人，在一起向外走出之际，我就道：“各位，我已详细研究过康纳士博士之死的报导，我认为，他实实在在，是自杀的！”

明星一样的赖端，向我笑了笑：“如果你到康纳士博士的住所去看一看，那么，那更可以肯定，他是自杀而死的！”

我陡地一呆：“那么，你们何以怀疑他是被谋杀的，和

我在开玩笑？”

安桥加摇头道：“不，我们没有证据，但是，却有怀疑，所以才请你来的。”

田中博士插言道：“我们会根据第一流私家侦探的收费标准，付费用给你！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如果事情是能够引起我个人兴趣的话，我不会要你们的钱！”

半秃头的奥加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？”

我道：“立时就可以开始！”

这时，我们已经步出了机场，来到停车场，安桥加道：“如果你立时可以开始，那么，我们先陪你到康纳士博士的住所去看看。”

奥加道：“然后，我们给你看我们所怀疑的根据，再以后，你就要单独工作了，因为我们都很忙，没有法子陪你！”

我笑了笑：“如果是一件曲折离奇的谋杀案，你们陪我也没有什么用处。”

他们四个人一起笑了起来，田中先走了开去，不一会，驾着一辆大房车，驶了过来。

科学家虽然不是很有趣的一种人，但是，由于他们都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之故，他们都有一个好处，那便是他们都知道，科学是全人类的，绝无国界之分，一个真正服从科学的人，决不会斤斤计较什么国家的科学成就是如何如何。科学家首先需要有伟大的胸襟。这种胸襟，必然超越世俗者对于国家的观念。

我们五个人同坐在一辆车中，一个是日本人，一个是

吉普赛人，漂亮的赖端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，而奥加是爱尔兰裔的美国人，再加上我，我就丝毫感不到车中有任何国家的界限存在。

车子由田中驾驶，一直驶向郊外，半小时之后，我已看到了康纳士博士的那幢房子。

我以前未曾实地见到过这种幢房子，但是我却看过这幢房子的照片，而且，有一本杂志，还绘出过这屋子的平面间隔图。

我挺了挺身子，那房子并不大，但是空地很多，屋子的一半，完全隐在树木中，屋子是红松木搭出来的，很有情调。

当车子驶上一条碎石铺的道路时，就闻到了一阵红松木的清香。

这时，车子被两个人拦住了去路，安桥加低声告诉我：“他们是国家安全署的人员！”

这一点，我倒并不感到意外，因为如果像康纳士这样的人物，死了之后，政府方面不加注意，那反倒是怪事了！

那两个国家安全署的人，低头向车厢中看看，他们显然认识四位科学家，是以，疑惑的眼光，便停在我的身上，一个道：“这位是——”

奥加道：“这位卫斯理先生，是我们特地请来作调查工作的！”

那两个保安人员皱着眉：“有什么好调查？”

奥加博士道：“就算康纳士博士是自杀的，我们也希望得知自杀的原因！”

那两个保安人员显然不怎么敢得罪科学家，他们直起了身子，挥了挥手。

车子继续向前驶去，直到屋前，停了下来。

那屋子建筑得很精巧，保养得也很好，我们下了车，另一个保安人员显然已接到了刚才那两个保安人员的无线电通知，立时打开了门，让我们进去。

进厅之后，就是一个相当大的会客室。其实，那不能称之为会客室，只是一间书房，大得出奇，不但四面的书架上放满了书，连地上、椅子上，几乎所有可以放书的地方，也都堆满了书，看来有点凌乱。

田中正一指那些随便堆放着的书：“这里原来就是这样的，自从康纳士博士死后，完全没有动过！”

我才进屋子，对一切都不了解，自然也无法发表进一步的评论，我只好道：“他一定是一个喜欢书的人，我猜他的性格，也一定很孤僻！”

奥加点头：“可以这样说，他一直独身。”

安桥加耸了耸肩：“他甚至不许他的管家妇收拾这些杂乱无章的书！”

我笑了笑：“那不稀奇，很多人都喜欢凌乱，不喜欢太井井有条。”

我们一面说着，一面穿过这个会客室，那保安人员跟在我们的后面，没有说话。

我们来到了一扇橡木门前，停了下来，田中正一伸手去推门，门锁着，那保安人员立时走向前来，打开了门，门内是一间工作室，或称书房。门打开，我一眼就看到一张

极大的写字台；写字台上，也堆满了书，室内的光线相当黑，窗帘很厚，将阳光遮去了百分之八十。

当我回头，想和田中博士说话的时候，我又看到，那三寸厚的橡木门上，有一个很大的门栓，但是门栓的另一边，却已被撬去，连带门框的木头，也裂下了一大片。

这情形，我虽然是第一次看到，但是我早是很熟悉的了，因为我读过有关康纳士博士自杀的一切详细报导，康纳士博士的尸体，是在撞开了这扇门之后，才被发现的，也就是说，他死的时候，门是自内反栓着的。

我们都走了进去，奥加挥着手：“卫先生，你对这间房间不会陌生，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天才，就死在这里——”

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有点戏剧化地，伸手指向写字台后那张宽大舒适的椅子。

我点头：“是，他是注射了一种毒药而死的，死因是心脏麻痹，死的时候并没有痛苦！”

田中正一叹道：“是的，门反栓着，他喜欢静，所有的窗，全是双重的，可以隔音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室内，而且所有的窗，也全反栓着。

我望了他们三人一眼：“如果你们认为康纳士博士是死于被谋杀的，那么，这就是推理学上，最难处理的‘密室谋杀案’了。”

当我这样说的时候，三位科学家，只是现出了无可奈何的神态来，但是那位保安人员，却在不耐烦地耸着肩，我相信，如果不是为了礼貌的话，他一定会大声纵笑了起来，

笑我推定这是一桩神秘的谋杀案。

我并不理会那保安人员的态度，拍着椅子旁的地毯：“致命的注射器，就落在椅子之旁，注射器上，只有死者一个人的指纹！”

我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：“而且，药房的售货员，认出了康纳士博士，是他前一天，向药房购置这种毒药的！”

当我这样说的时候，这三位科学家，连向科学家协会推荐我来调查这件案子的田中正一，也都不断地点着头。

他们当然只好点头，因为我所说的话，全是事实，全是我在详尽的报导中看来的。

我略停了一会，书房中很静，可以互听得到对方的呼吸声。

我走过去，拉开了厚厚的窗帘，使房间变得明亮，然后，我花了大约五分钟的时间，去检查窗子。我随即发现，这五分钟时间是白费的，因为决不可能有人，在跳窗而出之后，再将窗子自内栓好。

我站在窗前，向窗外的草地、树木，略望了片刻，转过身来：“三位，照我看，国家保安机关的结构是正确的，康纳士博士死于自杀，这一点，实在是不容许怀疑的结论！”

奥加、安桥加和田中正一三人，互望了一眼。

我又道：“我不明白的是，何以你们还会有怀疑，你们根据什么来怀疑呢？”

安桥加大声道：“我们当然是有根据的，我们得到了一大卷影片——”

他讲到这里，田中正一就打岔道：“安，你还是从头说

起的好!”

奥加则道：“我们可以坐下来，不必站着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心中十分疑惑，因为，康纳士死于自杀，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，都是毋庸置疑的，他们所获得的证据是什么呢？